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河集卷五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曹城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脈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吳申嵐

西河集卷五十七

翰林院檢討毛竒齡撰

序三十四

兩浙開府中丞張公生日賀屏序 為武科新榜舉人作

當宋元豐間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都值司徒富韓公治第洛陽乃集洛公卿為耆英之會一時慕效者咸趨之是必世際昇平而又有大臣重臣以出綏外藩人之詘指而

相慶者曰天下誠寧于今若干年其長茲土而為萬室所取安者其人若干歲葢深幸夫是人之年富而致足以有為也又況善人百年王者必世其所致治又天下之所月較而歲計者乎平州張公由行省儀同開府兩浙東南十道依毗為長城父老子弟往往于行部之頃咸相望而手額曰相公盛年迄于今相公之涖吾土者縠巳三稔蒼龍之東轉而揆皇覽綎緑弧者巳三授籌矣獨是三載論秀列國獻賢能之書而升之禮部其間賓興三物續食上計

皆方州使相之事而今則監臨鑠院比之宗伯之知貢舉凡主文閱卷弟總其成効而不侵其細惟是古節使之制分麾授律設壇而拜職以仰受

天子之寵命謂之軍門雖文武並憲而方行海寓以克詰戎兵則尤開府所專司也是以翹關車騎立期門之選三班入試自行營校射以及摩盾獻策圖上方畧皆目給而面勘之以故武科榜發兩浙之讙呼而相慶者咸集榜下曰頗牧皆入彀矣又曰衡量一何精遴選一

何公自非天地之無私日月之無蔽中羅星辰而外苞萬有何以得此歲之夾鐘門下之給牒而赴夏官者咸感恩投地顧稱一觴為公壽予曰公之壽豈惟是也古聖人之開壽域也非土木為版築而不湯而池不金而城晝不設鐍鑰而闢市以清夜不侯聚㯺而四裔以寧山嶽不加高溟渤不加深而雉堞溝隍藉之以安平故能上之體

聖主無為之治而下之即于十一州七十五城以無事

之化其日坐政事堂以發號施令而閒寂寧靜邈若無有茍非旌門大闢笳吹鏗鍧于楹桯之側幾不知有中丞公之居其中而鎮撫其地者論語曰仁者靜又曰仁者壽蓋惟靜故壽此固我公之自壽以竝壽此兩浙民不待言也乃即以取士論詩不云周王壽考遐不作人乎夫文王以知人之明倬若雲漢使之為章于天地而照曜四海其得人之盛為有商數百年以來未有之事然亦何與于壽考而以是為祝誠以十歲樹木百歲樹

人周王樹多士以為王國之楨而濟濟多士即能報成周以百年之治所謂壽也然則公之自壽以壽人亦以是矣特是曩時留守創耆英之會凡鄉官在籍者悉携鼓樂就軍門行觴而好事者致圖畫像于資聖寺院為後來觀法即司馬溫公改為真率五行酒食亦必㬥鄉老同餐以為盛事而今則軍門鞅掌無暇飲讌且司涓清絶矢不受鄉官一飲一勺致予以近耋之年猶不能預真率之會以追陪一觴此又時勢之無可如何者也

東陽李紫翔詩集序

今世有文人而無學人夫文人者非謂習延祐舉業能挈筆作應試體也將以擒辭賦詩并發之為碑版扎牘諸雜體文字則雖千百之中偶一有之亦屬偉事而況經學茫昧誰則能開扃發覆探五學之精窮六籍之奥使易象春秋詩書禮樂悉曉然于天地間如七十子者乎予早知東陽有李子紫翔以舉文見知于時時之誦其文者咸稱之而予獨謂其有古學嘗竊覩其論春秋

策書按時度物其于三家之是非多所考駁即妄附謬
說如予者亦且一一正定之此不可謂非當今有學之
一人乃相見投贄祗以所著詩篇若干卷示予予讀而
嘆之此非學人乎昔論詩者云詩有別才非關學術此
非知詩者之言夫詩肇于漢泝于六季盛于唐而衰于
宋夫人而知之而今之詩人必且含盛而趨衰何也不
學故也天下惟雅須學而俗不必學惟典則須學而鄙
與弇不必學惟高其萬步擴其耳目出入乎黃鐘大呂

之音須學而裸裎袒裼蚓呻而釜戛即不必學則是今之為宋人詩者不過藉文人之名以自掩其不學之實非有他也紫翔以學為文即以學為詩溫柔敦厚一本經術以出之而風雅翩翩上追漢魏而下不失乎三唐之法即其主客盤桓倡和予汝擬蘇李之遺而情旨親切于以篤厚誼而厲薄俗無非以三百至意行乎其間此豈與世之文人爭肩併耶夫四海雖遙風聲不隔文人雖鮮有必識之譬之瞻華于河拔千霄之木于鄧林

遘僑如兄弟于侏儒之鄉雖千百必不失一而獨于學人則終恨罕見乃及今而一見之則是予之所望于大山喬木與出羣之人當不止詩篇數卷而已

會稽章晉雲壽言録序

唐以前無祈年之文而今則世尚浮詞每十年一周輒預飾屏幛而書祝贈之言于其中予初鄙之即有求者不之應而或曰此亦為人子者之用心也彼人子者以為父母之年日臻老大雖鼎烹在前子姓戴觴每無可

以娱其意志而祇此贈言數行則忻然承之而特恐言之者之或不得其人也予與章子泰占游深信泰占之為人博通經術而工于操持其作古今文久為斯世所矜式而尤兢兢于家人之行此非有得于義方不至此乃聞其尊人晉雲先生席世閥之餘高蹈自喜早年以孝友著于宗族而既而嫻睦任恤為鄉里嘖嘖雖鼎革以後不好進取而或以棲遁目之則嗛然道不敢曰人亦各有志耳曾市門皆墻東君而畎畝之間無非南陽

躬耕者哉以故北走燕臺南游吳楚間弟遨遊不輟而不為浮名所逐嘗念先人北渠公砥礪名節為蕺山劉先生表誌其墓而祖仰渠公兄弟則又以效丁蘭刻木事陶半村先生為之立傳間書兩文于其堂令子姓觀之今年八月先生方六十泰占恩乞言以慰親心而羇遲白門屆期始得歸乃人之知其年者在故鄉則親朋遠邇預為詩歌以致其禱頌之情而在江以南凡與泰占游者聞先生之風各願出一言以誌其盛夫人亦自

愛其文凡金錢粟帛可以推予而必不肯為不情之詞妄相附和以自貽懟慝而乃盈篇累幅知與不知皆願附一言以相籍為名高此非先生之賢與泰占之名均有以致之不得也嚮使唐以前早有是風則庾信擒詞杜甫握筆亦必有以傳其贈言如今日者也然則世之以屏幛娱耳目者請以觀其詩何如也

素園試文序

昔歴禎間社業與房書竝行而今則房選行牘牵皆坊

人僞爲之而社刻無有惟取學使以下及諸司考校文版行坊間則猶存社業之遺意焉金于素亭久以舉文名于人而友教日衆乃與趨庭都講輩各出生平見知文彙以示世因人之重素亭者名所居園爲素園遂稱其文爲素園之文夫以素亭多才其于古今文何所不得廟堂無樑欐而但取廜房之欂櫨以爲美奐寧無餘憾然而高文自在也間嘗選唐人試帖嘆都堂試士外其爲國子京兆及州縣所解帖無算也夫隋唐試法惟

舉省試為最重得即為士否則仍為途之人無舉人諸生名目可以託足無行書社業為四方行估所藉手而試帖之傳大小畢備曾是知詩者而僅僅于行不由徑湘靈鼓瑟間爭得失哉

金華杜見山悔言録序

㓜時講學龍山見劉忠端證人社譜疑黑白兩的出之禪源詮集而蔡子伯曰豈惟是哉周茂叔牕草不除何異乎庭前柏樹子也程子謂顔子所樂何事則衲子下

向什麽是受用處也朱文公論太極以一陰一陽為形下之器則即心即物及註論語則又云洒掃應對便有个入神事則即物即心也世但以禪學歸陽明而不知有宋學者實有以啓之聖道之可疑于天下非一日矣東陽多名儒而舊所推者為杜見山先生相傳松崖盧于講學五峯先生乍聞而驚曰有是乎遂從之相依不歸者閱四年既而還故里人事間隔自恨放廢之久日書所不足曰悔言錄大抵生平得力惟主静立極直本

濂溪而自抒要旨則又以良知為本體致良知為工夫與陽明當日天泉授受者正相表裏見者因遂以近禪疑之予嘗游嵩陽得賀凌臺先生知本之教謂聖學切實祇一誠意而意之得誠祇止善以去不善竝無窮物理與致良知兩途可以抄變于其間然而良知二字出自孟子致之一字加于陽明即不必以此參釋大學而第就三字徐思之夫所謂致良知者非謂推虚靈之識以進于覺也謂夫知能之良可推之以進于無不良也

蓋知則莫良于孩提之知愛親知敬長矣先生以愛親敬長為教而後人之繼起者即以是愛親敬長承之閒杜君雍玉素以孝稱乃憫其先錄之亡力搜其殘編細為較輯而重授之梓使先人所學復傳于世則即此良知之致不必佛説四恩舉父母之親與方文國王爭先後也世之讀是錄者但以親長求聖學而又何疑焉

甘州行省朝勿齋先生松岑集序

松岑集者朝勿齋先生所著詩也先生詩早行海內于

嘗序東陽李紫翔集每見先生唱和詩而心儀久之乃
先生以三輔分剌兼督理河務爲
天子所嘉賴遂由參知行省出巡邊衛開牙于酒泉張
掖之間而家弟之子甘州軍司馬其屬官也因出所著
詩不遠萬里使驛予而命之以序予三復之嘆先生勤
勞王事自行役盡瘁外大抵皆
屬車扈從賜衣賜膳賜什器珍琢并
聖篇御藻種種班賚而先生亦深感剌骨往往紀其事

而播之以詩一如唐人之所稱應制體者夫詩學之流移久矣長安高髻不計尺寸而世儒無學方且以草野哩唠之習易我高文典冊以自掩其劣而先生一以廟堂之體製出之就正大以合雅頌其為華國之文章力挽狂瀾固其所也特念喬松之名

皇上嘗以賜大臣以為天壽平格貞松似之昔者聖主賢臣之頌有云萬年之久過于喬松是也今

皇上書松岑二字賜之先生而先生即奉之以名其集

不特徂徠千仞萃我髙岑而疾風勁草之志于此驗之葢亭亭山上厥有本性盡瘁之節也心懸魏闕髙枝西靡懐君之忠也有臣如此其于聖主得賢臣亦復何媿然則先生雖盛年甫探二毛而他日夀考之稱與夫詩篇之久傳而不可沬不即于是名均見之哉

奇姓類考序

黄炎本一姓而父子兄弟各不相襲誠不知當時之仍其姓者限于何等曁中古以降則惟有地之君得以仍

之而他皆易姓是以天子諸侯必析其弟為大宗而分氏別族為姓不一然且易姓之法以官以賜以字以謚以居以采以伯仲以長幼倫序以所聞所睹所𧇊遇遘併隨意立氏故曰姓分而為族族分而為氏氏又分而為庶姓為庶族自天子諸侯而外人各有姓不啻萬也自開闢生物以來生人造事以還及古皇立文字置書學以後凡物凡事凡字皆可為姓又不啻若干門若干部也曩者予友蔡子伯將輯古今氏族譜已有成説聞

予言而遽止之今吳門徐子南沙取其姓之奇者編為類而分以門部題曰類考世不盡姓姓不盡人窮搜極討而總限于類見者開卷而耳目所接似乎豁然一改觀者此非異書乎夫讀書深者所言多怪即以氏譜論公羊傳云古以王父之字為氏予嘗非其言而人多怪之是不特魯之季孟鄭之罕駟皆以身之字與父之字為氏並無孫氏王父字者自此言出而東門襄仲三世皆以子作孫以兄作父一門倫序全受禍烈此非細故

也乃朱子論氏又但知王父之字可為氏一語而不識諡亦可氏反曰諡焉可為氏此必誤讀王父之字字字為諡字而因以諡氏則不特桓莊武穆顯見經傳者俱不之識而即其註論語孟子豈不知三桓為魯桓之諡戴不勝為宋戴之諡而以為諡不可為氏無怪乎論孟姓氏十餘處無不錯註此又非細故也

重修祇園寺募序

祇園寺在縣治之西實不知創于何時相傳晉咸和中

高陽許詢客居永興界因捨其寓宅爲寺載在誌書然不可考也唯是明代盛時實爲江南第一山五字係當時扁額周環若干畝寶坊嵬然凡官家大慶賀如萬壽元旦諸節縣之令丞輩率于此習禮合樂勒爲令典而四方至止者舟車甫稅即蜂臺鷲室往往以是爲游觀之所一何盛與自江東不守戎馬蹂躪而後彼黍離離且六十年矣

國家休暇闢補陀後山爲祝

聖之場
敕禪師便菴開堂其間而其徒止公則嗣法者也見祇
園之圯而憫之遂發願修復籌其募而謁予以序予思
物有興廢本循環之理況珠藏金乘神實護之此固無
慮其久堙者獨是彈丸三里四業艱難似乎時尚有待
而幸值
天子神聖宰官賢仁井邑蒠蒠然覺有起色以芥粒之
施而成丘山之業想亦通邑老稚所相顧而忻然者乎

城有三古刹一竹林一覺苑一祇園也竹林喜久復而覺苑甫興勢必以祇園繼之是天時人事與守官者闔輻輳而來不可謂非此山鼎新之一會也因為煞其請而勸以是言

先正小題選序

從來應舉之文始于制策而旣而詞賦又旣而經義帖括止矣自元仁宗朝實創為八比之法改去帖括首以四書文取士更名書義而別立體製曰破題曰接題曰

小講曰官題曰中比後比曰原經曰結尾而于是書契以來遂有八比一法在人世間焉然且主者命題多下小籤相傳延祐解士題用子曰二字其首解破題襲韓愈文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以為能事其在明初載之元文矜式間曩時老成人能道之也乃選家無學稱八比文為制藝夫制科取士皆天子親試于庭八比試有司並非制也又以為八比始于宋偽造為王荆公曾子固蘇子瞻子由諸文以誣惑斯世夫八比

矜式元實始之宋時書義尚未行焉所得八比而預用之也人日循墻而不知為序久矣予友高介石先生博學彊才少年主藝林即以舉文雄于時近方選古文行世而間及書義因遴取先正小題為之嚆矢念斯世書義屢變學人倀倀靡所適從而先生胸有準的考八比所由溯諸矜式且以歷搜夫成弘正嘉慶歷啟禎諸遺文而究其根柢閱之博而遴之精不輕加月旦不濫施點駐甲乙使學者一望而繩榘儼然此非近代之矜式

矣乎先正多小題一仍元延祐遺法而先生亦以小䥥先之雖曰以便學課亦以見元明以來汚抔載事有餘意焉

應和堂試文序

予儆杭州學使補諸生何泗音江皐草堂從學者十人而補其七以為盛也匄予序其文行之今予歸城東而比鄰數武補之者三人曰莫東恰曰張南服其一則予宗來初也三人同有聲試必同列且同出于莫子葸先

與英仲應和堂之門而東怡爲英仲于且冠軍焉易曰同聲相應詩曰倡予和汝言相孚也莫氏兄弟以文章領袖羣彦而一時應和合門生兒子而萃于一堂竹箭不異苞而冀野馬羣千里同阜此相孚之盛亦何足怪獨恨予老去不能減年以追隨而尚有吾宗一人得附其列即不可謂非幸事也因復披其文而爲之序之

石艇詩集序

天下幾人負重名比之睹恒星于天數高山大浸于輿

圖千不得一顧亦未嘗失一也然而生年有限予年僅八十而四顧茫然回憶同時得名者或年長于予年少于予卒無不先我而逝而惟石艇李先生減予四五歲而巋然獨存予嘗謂良朋千里宛若一室顧見面實難生平避人走四方足跡汗漫縱南至閩海未能東過東陽一訪所謂石艇堰者而先生又高蹈不出即謀通姓氏而日暮途遠每恐還山不相識為猨鶴所誚而先生之子亦當世名士今所謂東陽李鳳雛者過予講春秋

得詢先生所著書而先生竟不以予為不肖寄石艇詩來屬予論定予卒讀之然後知先生之過人遠也先生以文苑豪傑世紹家學一旦丁喪亂閉門却物其所居本山水之間而性好咏吟往往矢口即成句昔人謂山人之詩多于山葉不待言也獨惜生平苦易度而山中日月反長繩繫之猶是晨與暮而朝曦夕暉褉之冬夏之早晚而光景遷變誰能一一傳寫之況山川長在風物無恙賦詠匪一朝而隨所感觸千態萬象一似雲霞

有性情而峰壑有面目縱同此即事有前後若異地焉者人嘗謂輞川杜陵工于抒寫千年以後必無其二亦嘗讀先生詩乎予老還故鄉研經不暇屏一切詞句雖敗箱之中尚饒殘帙而必不敢示一字則即詩以觀而其有媿于先生者不既多與

西河集卷五十八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引

迴文集引

迴文者詩中一體也㓜時製雙帶子喜遷鶯詞故作迴文體以示狡獪既而悔之然而才人伎倆何所不有璿璣雖不可再而五七字間偶亦顛倒是亦文心縱變所有事矣

張子東亭每以是體為倡酬動輒盈卷聞舊刻已付欝攸近復合格律二詩并樂府絶句彚為一家言才人豈可量乎山陰閨秀張楚纕工是體曽過始寧徐大司馬傳是齋中把筆作迴文古詩而予門徐貽華者即司馬公女孫也為題其篇曰曲江比下筆流水作迴文書十字訖即輟筆觀者訝之曰是底言何為不置可否蓋不疑其亦迴文也予恨老去不能復作詞如幼小時事而題筆又艱未遑猝應秖遠述舊聞以留此集中作一佳話旁觀者或亦諒之

陶篁指頭書畫引

凡書畫以指而必有具古用刀今用筆皆具也自心書意畫之說起有畫腹者有壁掃作字者有用指戴為虎爪文者有以頭濡墨寫草書者有脚蹴手捫成潑墨畫者而具亡矣陶篁曰吾安用具哉得魚亡筌行千里者棄其行縢吾請以指頭行之天下有攘工倕之削折逄門氏之弓與之相遇于中原而以爪觸堊以飛逄相抵擲而猶有藉者此非一指頭禪乎吾見之喜而為之書

徐克家涉江草引

毛甡游江表不得已也徐子亦不得已而游江表乃以十年來所不能逢之故國者而日相遇于荆閼楚水之間登臨唱酬積其所為詩名曰涉江徐子其有繼騷之心乎當徐子居越時鷹揚藝林與薄海賢豪爭雄長假使魏太子仍開鄴園徐子非徐幹哉越二十餘年而不遇太子冠切雲之冠紆遲南荒涉江云淹回水而凝滯兮豈非其凝滯有足悲者與建安諸君子並起辭藻嘗

自謂能比蹤騷雅而旣而中落致令孔璋擬相如而不得也所傳者偉長一家言耳毛甡當勞憂之餘損其所為心惟恐思煩情敝驟致隕落故于其感興而輒棄去此如醉裏聽蠅聲波間翫花色嗒然而已矣徐子獨流連興會于情之所至而文隨之雖猶是偉長論世之思乎然以之繼騷有何憾焉

季跪小品制文引

韓愈為毛頴傳人皆笑之獨柳州刺史嘆為奇文此則

梓人槖駞之所由昉也第今之為文者好持大體動以語句之偏全而分為鉅細彼其心思質木摶折無象遇危言正舉猶且趦趄囁嚅格格不下苟一旦頬順將承齒牙未盡足欲步而過却目方馳而若留涓涓初下江河具來鱗爪未全風雲頓起則雖素稱哲匠窮極窈渺孰不相顧咨嗟拱手謝去然則文之有大小亦猶心之有敏鈍也季蹏為大文久已行世而間亦降為小品嘗見其座中譚義鋒發齊諧多變私嘆為莊生淳于滑稽

之雄及進而窺其所著則一往譎譎至今讀西遊續記猶舌撟然不下也技之小者非巨才勿精向使季𨈏所作非四子書題為時所習亦但若向之所為續西遊者則安知世無見毛頴而笑者矣

重修息縣協天祠右廂觀音閣募引

息之治東南有協天祠古也祠側樹碣志明萬歷間重修而不詳所始及捜廡下斷石得宋元祐辛夘雷跡碑記雷車之文剥蝕隱隱然後知其從來遠也但祠舊有

左右廂而中丁兵究左廂則先成三楹右廂闕然觀之者左右臂不齊如偏痺焉住持開悟者戒僧也禱之恊天前謀廂其右且因而層之下祠火神而以其上為觀音閣火神以戒觀音者所以感與息連歲不登地蕪穢未治居民良而苦瘠雖好施乎將曷厝諸然而語有云累黍而成尺累土而成室當明萬歷間有長吏鄭君者實為肇修而士大夫和成之今之長茲土與士大夫之居是邦者毋論善作者善感睹茲偏痺有不興鉞灼之

思者乎則為累忝而累士焉必也予游息與息之士大夫交遂以交息之長吏知皆賢好施者且假寓茲祠凡三十日知住持亦賢可施予因應住持請而為之告之如此

懷山書言引

懷山相對時若深山道流絶無音聲及其發之也而洋洋然傚晉代清談能作數十萬言懷山口授僧閑手書不自知其手之狎而板之續也往見懷山有書言錄既

而得見其歷游所記布棊測象議若潰捍又既而窺其裝則遥篇曼册穴紙而編焉于是懷山彙其帙請為之敘予甞疑步兵中散既淪鑒埋昭以嘿成為道似不得寓詞託諷致與物忤及覩其夜中不寐起坐彈琴流連于安樂利貞之間慷慨于代謝差馳之故寄言遊池眷念山阿然後知其情深也懐山志懐天下事其所可語者語之其不可語者手劃而心開已耳爾乃跢跦道路一發其情于談天指日之間是即不必與物忤乎然何

致所在謇寋竟與廟中之金狄共銘背者哉

聞人山人印章譜引

杜預作峴山碑一樹之巔一湛之淵惟恐其不傳也故山雖見影而喜緱山之雉必留其跡而後去回道人過巴陵使巴陵市人圖其形容蓋工其工者遺其斵理固然矣聞人山人工印章自鼎鐘秦漢以逮唐宋皆能心憶而手追之且復譜所勒以傳于世一如古人之編韻而集氏焉者何珍惜已甚乎世人好古文每欲變殳隷

而褋以篆籀予甚疑之山人皆慷慨魚睨棄置勿道至其把鐵如柱號呼礧礴恍前有岣嶁後有石鼓極離奇譎怪而不舛于法以彼其技宜隨所摩畫當無所不得于世而復乞予言以為之引亦曰非予言或不足以動巴陵市上人也

合置社頭張十一郎官二祀田引

月令擇日命社所以祈也而良耜之詩秋而報功令社無祈報矣比社則第遴歲之良日不分春若秋設為社

祀而吾邑首社則猶在元夕之旦吹笙設燔婆娑而饗之此豈元辰擇社之遺與顧八蜡與社表裏而田坊水庸則嘗列之六七之數今無蜡并無坊水庸也邑瀕海近魚禾稼是憂考邑有護堤侯張十一郎官者在吳越王時其父亮為刑部尚書而侯以任子起家宋景祐間錢唐水淫侯由工部郎統捍江五指揮使護堤有功因侯而沒乃祠之今俗稱張六五侯則十一之互文也夫祀典能捍大患即祀之況侯死而所在能神則生其後

者殷其禮亦以明報而社祀在首春之十五日侯祀在末春之六日里中人有秩其文奠其典例而預合其錢以為祀田者夫猶之通報于祈而在春則暇而可行在秋冬則不暇而不可行而以司穀抵社以侯之護堤抵八蜡之二但舉夫春祈而若竟忘其秋報之意夫亦神惠廣廣焉其所施而不敢自名其何以答也則夫合兩祀而置以田豈無義焉

何孝子傳奇引

人不識申包而識伍胥不識京兆三王而識包待制不識孫賓石王成而識公孫杵臼則以爨演之易傳也古來正史所未詳者多藉之稗官而稗官又闕辭人騷士咏嘆以傳之所稱鼓子詞非耶今其詞又不可得而傳奇雜劇登場爨演較之咏嘆之播揚感發尤捷故予每欲以近代軼事或有裨于世而不盡傳者皆假是法以傳之而未之逮也鄉之先有何孝子者其事已見于故明孝廟實錄及府縣志而惟恐新史未採浸久失實予

向已為傳傳之復擬作長短歌句編記其本末若謠若
謗彷彿古焦仲卿妻以當夫調笑鼓子諸詞而近觀謝
氏所為傳奇且有先我而為此者人雖不欲以孝子為
伍胥以曹大理為包待制以王鼎參政為公孫杵臼不
可得也夫爨演之感人甚矣今有家不悅于親出不順
于朋友冠裾回慝秉性忮害似非保惠誥誡所能引激
而一旦過勾欄見忠孝節義遺事目觸而心悲初絢于
眶既而溢于睫又既而涕唾垂頬雪前襟而觀口訟心

想一若身處其地而必欲為之較量而不可已者豈其人則善變哉誠觸之者有殊而感之者有異也時之為傳奇者第極合離而正史所載則又懼以濵義失實致掩本事有如此之愷覈而詳明者乎昔元詞以十二科取士原有忠臣烈士孝義廉節諸條不盡崔嶶麗情也讀孝子傳奇而不知其有裨于世也則請過勾欄而觀之可已

修建十種功德募引

佛乘多名目四流五行六度八正不可稱數而其近人情而可舉行者則惟十種功德為良云夫功德以十計合之則已細而分之又甚煩然而九功三德先王已先佛言之故空門非空而功德所建則空也而實行焉如曰行不捨之檀唱無緣之財可以資萬有而利百物是匱守也恒公空門之賢者也以十種功德發願修建予按其目福國報本也修圯橋修路則除道輿成梁也接行旅者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也放生不殺蟄不妖夭

也施老孤先無告也飯獄者恤獄也賑饑濟渴藥疾一則懲荒一則救暍其一則掌醫政令以治六癘也設棤而掩骼除其骴而給其器也凡此何一非王政之大者而王者不行而佛氏行之佛氏不必行而恒公以佛氏之意果行之人不知佛獨不知王者乎夫大功不獨成大德不獨舉學士好言大同而王政之行必操之自上惟佛家求助即使卓地得水開盂指米猶將藉之給孤之施與波斯之捨則夫君子耻獨為九功三德何難各

分之而載半去與

東亭文稿選引

叔氏御先與予讀書于城東之東亭初未嘗不思有用既而俱不用乃予以亡名棄筆墨如敝屣而叔氏避人山阿不忍以不用之故盡捐其技于是輯其平時所為文選為一卷予受而悲之古有不必用而預為有用地者伊吕是也彼其視天下之事一如已事初何嘗有用舍之可分而用而行之一不用而摩厲以須此其人即

獨處一室猶然家國之是謀而君民之是計也是亦何
藝文之可自遣者而不敢傚也乃亦有不用而即自甘
于無用嵇與阮是也以彼輕世肆志惟恐文之有耀於
其身而務為緘嘿以終流年盱盱墨墨舍雕而刋華所
稱達生非耶然又非吾所欲處也夫田父以作勞而談
往事學士以無用而弄筆墨譬之獵鳥禽者材官蹶張
既無所從施而又不忍自棄其翹關之用于是拈絲縶
矢徘徊于林莽以仰飛鴻而左右射此即在旁人見之

猶不能無沉淪之感與牢落之思而況其與俱而與棄者也然則世之妬其技而不早為用之者亦獨何矣

殉難錄引 崇禎甲申年

石介云人有死物有盡其氣烈烈然亘萬古而長在非殉難諸公之謂耶死者澌也人孰不死死而即于散獨諸公炯然在天地焄蒿悽愴雖僅竹册所記述相對奕奕即欲與天地同其開闔與日月同其顯晦與江河同其通塞不可得也少時與兩徐子游每聽口道諸殉難

事輒心驚今二十年來失足溺淖汙泥中中陷者屢矣讀小徐子所輯錄得再聆曩時所稱諸君子者槭然動于心嗟乎諸君子不朽矣小徐子亦不朽石介不云乎在晉為董史筆在漢成帝朝為朱雲檻在唐為段太尉擘朱泚笏為韓愈論佛骨上表予謂在宋為文丞相正氣歌在今為小徐子殉難錄而已矣小徐子勉之竹册所紀述神靈憑焉慎勿輕予以增損而務為傳信可也

重修文昌祠引

自文昌一星位天樞上躋三階而排太一宣布經緯而後之行文家必稱曰文章主云然嘗攷他書蜀之梓潼有神名壯郭生實掌文昌職貢舉司錄事故更名文昌曰梓潼君而文昌化錄又稱張氏孝仲張弓挾彈彷彿古高禖氏者而彈音同誕誕子者禱之要其神即文昌也然則文昌之為神舊矣城東有文昌祠舊在漢前將軍祠右以世之祠將軍者必偶以文而道家每稱將軍受帝命監試闈事與文昌典桂籍實相左右以故士之

膺鄉舉里選以文進身者嘗並祀焉而其後以兵燬也近年以來時移事易舉夫所見所聞均非其舊而第當髙臺既傾曲池既平之後猶復有神祠廟貌幸還故觀即其際已不能無流連今昔之思况祠祺祈禄尤生人之所不能暫已者與祠舊榜梓潼而梓潼當西蜀亡時無所因依遂神游崆峒飄颻不歸今蕭山雖褊而神來最靈崆峒遼遠非神所安也且文昌位天樞上躔天街焕然明星仰首可接又何如攝衣而親承之為愈矣

邑人修祠者已立簿書而屬予為引某月日某引

百步寺募齋板引

埭之南有山曰筆峯其椒之陰有紺宮巋嶷曰百步寺寺所始不可按也僧曰舊藏寺谷間而其後中廢而遷道左去故址焉近年以來復建其寺于故處而聚其徒以居又曰吾故處安在哉吾可徒處此而坐使面壁之學同于面墻因鍵白板獨鍊五門而閟之迄于今三年矣夫寒嵒幽壑本已寂歷而又閟之以玄關獨叩之地

其有所得吾不得而知也第其事方圓而其願已滿則因功証功固將闡八正以究三乘而假使摩竭啟室大集其徒而利導之而香積之飯不施伊蒲之飡不設縱有般若其何以濟昔者祇陀舊林如來受供凢無漏以下悉得食波斯施飯而阿難無分遂有沿城托鉢之憾今其徒坌集未必皆無漏也持鉢來前得毋有無分而興悲者乎予嘗寓埭上一詣其寺知其僧類有道者而居士黃君則又有金剛講會曾請予序之而今以募齋

而重為請也故既為引端且書其板

弁首

姜尚父行書續刻弁首

尚父再挾策隨計車走魯及齊宿清泉之浦為文若干篇心思要眇穿土達石就其所到可使清浮下陵而風颺上舉制義之絶事也往時尚父闈牘并行書為天下所稱其受尚書一經者則又私相傾倒以為秘本予念其生平每嘆文章貴獨行耳揣摩無為也揣摩而遇不

失楚人量權測情之旨其不遇衆敝而已矣尚父文非其驗耶今尚父逡巡計車乃益復倔強為此續刻古云啾發投曲徒感耳之聲因勢合變徒偶時之技夫宮商善徙時數遷而不易其音審飭易更工屢移而不渝其器豈非黃門之佳弄英雄之奇技哉

王阮亭詩集弁首

往在湖西與施君少叅論輯天下諸名家詩指所一折為新城王阮亭既已購阮亭所刻集闔石溪佛寺畫五

日程遊錄標置略當就緒會以他事去湖西遂不果決
曁予暫還臨安重與丁儀曹論踵其事而未得也今年
春從汝南還道經吳江訪顧子茂倫于維舟之頃因得
重讀阮亭所爲詩葢茂倫方輯山左四家集而以阮亭
詩示予猗引者也予往讀阮亭詩時嘆阮亭詩軼氣凌
上曠情絶物環彪被炳雲族霧散擷枚馬之麗藻抒曹
王之風流亦既上擬安初下陵開寶當代詞場罕有其
匹今乃知其欝于情者深萃于文者備也夫世所謂情

逾于文者謂其披質無華導思寡蘊經露之色刋諸賦詠探幽微于一隙揮萬有為無事自恃筋力鮮章程矣其或文不逮情則必修詞靡曼無當體要哀艷兼工難于中曲今往烈之有餘飾令思之未至徒逞姸文坐得躓理豈有才高意略舉體流美情深婉約而詞旨疏亮兼怨雅之能極崇庳之致猶謂潘陸並美無尚平原顔謝同稱勿推康樂未敢出也夫茂倫者人倫之雅鑒品目之善裁也其評阮亭詩猶夫翰林之于士衡上人之

于容究也使他日者從山左諸家而廣推之當復標置新城鋪揚海内夫譜詩于江西者非江西詩也

吹香詞弁首

屈平宋玉不為散文也假為散文必能為子長之史賈誼之策平原與康樂不為詞也假為詞必能為温韋之小曲周秦之曼調蓋才不必其兼通而亦無所於偏致東不責之西方不棄以規也今天下多畸尚矣習散文者斥儷辭好詩歌者憎曲調已即不足而訾訾人之有

餘猶之餐辛椒之烈者翻嫌芍藥不善和虀黃蘗之踈者必謂纂組無所用有是理乎吳子伯慹工儷辭既已克揚壯采頡頏雕龍繡虎閒乃復遺其弱采為喁喁之音壯弱不同同準于豔此真挽鼇山為瑑脂傾陸海而流膏者與唐時溫韋稱才子而韓柳李杜反不與焉以其獨能豔也伯慹挾華披藻豔才特絕世或以喁喁少之予謂伯慹所歎者非是也伯慹世嬗勳爵志在有為平原以不嗣遜抗為憾康樂以祖德未述致慨其生平

紆鬱應自有在若夫棄柔情而譚正則非謝陸所難也閨房粉黛賢豪寄感夫不有望暮雲而動京國之思詠瓊樓而起宮閨之嘆者乎

西河集卷五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河集卷五十九 六十

詳校官編修臣曹城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楊仁基

西河集卷五十九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題

題王文叔詩頁子

文叔身隱而文遨遊吳楚諸侯間吳楚諸侯爭欲傳其詩因刻詩人見之者以為近于襄陽云少與文叔共鉛槧長各游散不相倡酬者已二十年襄陽少七律而文

叔偶然以七律示世非有殊也向選文叔詩世人爭誦其排律百韻近文叔製樂辭一卷陵轢漢魏文叔不乏他體猶襄陽不必少七律也夫文叔豈僅擬安陽城樓詩哉

題宋搨聖教序帖

宋搨聖教碑海内能藏家絶少大抵小斷便佳耳此本鉤畫清頼風骨朗然真神物也使君為北平趙君所贈趙君云嘗得之劉帥幕府帥平豫章金虎符軍全活兩儒儒懷之以報蓋用此効生者儒不與俱没于軍帥不

使終溺于幕皆有神助乙巳二月日

題雞山諸子五言詩卷

越絶書載雞山為句踐飼雞豢士謀伐吳處徐生正我王生子懐偕二童君讀書其中因作詩有所感也正我為故友伯調長君子懐曾從游故友來君北沙門下童在公明府駿止進士每稱其族人二童君工詩其詩之姸好無足疑者近士相見比取詩文為將挈全詩卷繁即先錄五律當紵縞之用第昔人謂五古不可有律詩

氣五律亦不當有古氣此妄語耳五字昉于漢魏漸趨三唐雖曰律詩實古詩之歸也能為五律詩他詩可知也某月日書

題雞山諸子七言詩卷

七字律詩自唐神景迄開大有如晨星中晚稍具矣宋稱極備逮明而勸醻贈復非是勿作豈時會使然乎然而昔以少見工今以多見拙又何也然則多固未可恃矣雞山諸子既出其五律問世復取七字詩彙為斯帙

雖偶然故不得多然而其工存焉吾友沈子先揀并州七字律憎其浮襍曰安用是夥夥者既後閱贈戚將軍作始嘆曰能如此即少亦何害則夫讀諸子詩亦安患少哉

題周子鉉所藏董尚書臨聖教帖

聖教終是唐人字畫苐于右軍清真大意如咀鹽見滷妙有尋味若董尚書臨聖教則又如下豉見鹽轉本轉脫然要其不為法縛不為跡窘自具名焉軼步好女卸

頭之致則亦能矣往鼂美叔謂黃涪翁學右軍書僅取其韻至如戈波㸃畫殊不相似尚書有之予見尚書臨聖教凡四本唯嵩山廟市所見與此本差似此本幼見之黃刺史家今復為子鉉所有子鉉妙書法得此恍右軍之洛得梁鵠書欲令書法不精進不得已其觀并題

題吳夫人評閱明史卷首

陳何亟稱吳夫人善文且饒腹笥予與商生游十年而不知其内家有是雖善匿抑亦稱者過耶丁未春其閫

左有牡丹一本向當予寄席至是雖邇闥但花時仍假一觀逮觀則臨軒覆茵圖書燦然就中明史半部丹黄初下夫人筆也其評隲前後具見秤量書法婉麗類衛櫟夫以有明人物言議概節久未論定而夫人以閨中較觀可感已夫人名芝楨其凡卿楨弟棠楨俱有文世襲司馬勲衛如遜抗之有機雲也閲一歳予内陳何假史觀因題之何知狀

題身後芳名卷子

身後芳名卷者丁孝子東阜君死孝錄也萬歷辛巳臘朝又禱匿其文紙幣中俗歲朝謁神焚紙幣時孝子之孝子之父病肺喘已中死法孝子禱于除請身代之歲父分必死顧不欲失謁禮輿而前見紙幣中紙掣讀怒曰欲我依孤孫耶投之别火越十五日上元又禱如故距禱之十日越二十四日而孝子病孝子初未嘗病肺也至是病肺喘中死法凡五日死當是時孝子凡三禱禱之文皆不可得而見也及乎小祥孝子之父敕諸孫收

父書撿故札中得禱文稿一廣尺詞旨哀酸字如大菽而書疾旁有點竄則至今存焉予傳節孝衆矣去秋程孝廉以節母狀來稱母封臂肉啖姑而先禱于夫之木請延姑三年其後果三年而姑始死也夫古禱無必信者而今且一信于節母一信于孝子曰非信則無以別夫世之為禱者也且勿使自便者得藉口無用萬歷癸未山陰朱太常既為之傳而一時名公鉅卿爭為文以誄以弔以頌以述凡若干篇邑禮部郎孫公為之題身

後芳名四字合一卷越百年而歷世相嬗幾燹矣裔孫日宣者攫于火重為裝潢今紙尾有焦則燹之為也夫止一槁也而初不盡焚于紙幣今復不揃于火天之信孝子何如耶康熙乙卯遇日宣會城語其事又一年而以卷屬題牲盥手卒讀并題如前

題三孝卷

孝無成名而有成性士君子既鮮克厲而一二閭巷椎樸之夫知本不慮任其性而為之雖未盡合然亦未可

非者予久聞金閶有沙孝子其先子升曾于先朝天啟間孽魏璫所遣緹騎被逮幾死以末減僅存其軀者若干年姚孝廉為沙仲昌傳謂仲昌善娛親有似養志蓋沙氏聲名數起矣今沙氏三孝子復能刲臂和糜築廬守隧以各見其志豈亦感子升大義仲昌孝養而接踵而興者與當先朝輯會典時世無敢以畸創之行仰干功令故廬墓封股皆目為非法抑勿使上然而居廬倚壙刺肝鈹骨者所在都有夫上不以是旌而下之為之

者衆上必以是置法而下之為之者必不以是而少有所却則是不求旌不畏法而為之也夫不求旌不畏法而為之者性也孝子見性矣予寓金閶客有携三孝卷屬題因題此世之狥孝名者可監耳

題皃亭曇廬鳴和篇首

予渡淮交皃亭曇廬父子最晚然而最親嗟乎吾能忘皃亭與曇廬也哉皃亭踞東湖之勝傍亭而廬即曇廬予寓一漚亭與相隅也顧予過亭廬必留詠亭廬過亭

亦必為間歌易云鶴鳴在陰其子和之詩云叔兮伯兮倡予和汝夫亭廬為鳴和亭廬與亭而敢忘唱和焉

題湘溪唱和詩

昔北來道人與支公竺法深集瓦官寺各有談義當其時則長樂在焉今放公卓錫淨土而蛤公從兕率還湘谿會諸路道人各以瞻平陽靈骨于是道場几公中嵓節公俱間道造訪一時天龍咸集斯地能無吟乎諸道人嗣法平陽東土偶會真不減會稽遺事獨予不能從

而諸公懐予且録予和詩以附卷末嗟乎諸公之不忘長樂如此

題東鑑圖

予游巴城戲為駱明府夫人作麻姑圖閻公過明府私臨之歸閻公筆墨秀人間而乃為是可惑甚矣予同武孫公叔訪閻公于碧峯寺彊予畫予辭不能出所臨畫揶揄之因大慚便復作此閻公方登文選樓且夙菩藥鑑為東鑑志贈也十日前適為櫟下老人戲墨題曰生

平無繪學戲為者裁第三程耳此又四矣戊申十月日

題止園詩方

止園踞東湖之勝幽清渺漫予向思賦之未能也大宗居其中其為詩如輞川杜曲優游日涉遂領佳要諸如嵓根瀉瀨浦口迴橋卧内山光空廊人語諸句此中人語言矣大宗嗣兵曹家學從西樵游所往來多高人軼士是詩之傳亦欲得和詩如裴秀才者可共題之其題

題雪中游勝果續詩

石公避地于城東之東園天大雨雪四顧而興生負蓑渡江登鳳凰山絶嶺逮晩止宿勝果因勝果有詩故續詩石公謂予云勝果果勝其通天望月諸巖率皆有前人詩句鐫之巖間雪中洗觀之滌滌然予曰可以續前人矣短至日

題客詠

予與天童遇于驛亭時朝雨初過負弩者訶之予方徬徨起而天童吟不輟也既而與游于春申祠下同游者

悉困升陟而天章援筆思至脫落天章何如才矣謝客兒有游覽詩讀者謂宜于作客故名客然則予之不宜客也久矣雖然獨不宜讀客詩耶

題汴梁竹枝詞

竹枝為巴東折竹之音北人勿宜也自鐵崖倡西湖竹枝而後之詠方土者輒效之于是有汴梁竹枝詞予數經汴城見輪蹄轣轆擰擰都會往欲諷隋唐以來汴州東京諸勝而蹤蹟湮然杳不可得讀蒼崖諸詞抑何㵎

溯有餘思也南人好捉搦生為呉聲每欲效㸃吟作幽并馬容以為豪快風之自南而侵于北也聞竹枝而有不廢然返者乎

題淮陰郭氏有葯亭詩卷子

郭子錦伯以有葯名亭甲辰十月毛甡登其亭而觴之襍坐若干人乃接風日于葯中風閑日流郭子顧同游而為之賦詩夫淮南招隱之地深林叢薄自昔所推而今已望之而曠若無有區區有葯亦何足致人詠思而

吾不謂然吾嘗勞于其塗矣車遥遥以長征或僵或跼不必珍囿之在前而平臺之在側也但得都亭而止之猶宛然衽席今淮流雖夷曠苐當淮市貆畢北南轆轆之際而偶登斯亭其不動山中之思而願為淹留鮮矣夫錦伯者楚人之材也余處幽篁者招隱之句也路險難而後來者游子之悲也以楚人之材當招隱之地而又厠之以路險後來之子即欲不賦詩其中而為之題之奚可焉

題羅坤所藏呂潛山水册子

壬子秋遇羅坤蔣侯祠下屈指揖别東昌坊五年矣新詩已能到劉河閒平視近代邊徐一輩獨其文大率紀所游雖小品頗善摩畫每讀一首如展畫一幀及飲酣後探得槖中所攜呂潛畫則居然似也呂畫妙人間不能名其所自來坤藏之如藏其文者坤曰吾與别東昌坊後南經茗雪北過燕代見多山水始知名畫之妙一如司馬之為文必多所閲歴始得精到然則其文猶是

耳

題詞

託園集題詞

自律文興而古文絶書義興而小品之文亦絶王氏矜式其不能下殷源之䥴久矣託園盛君以書義起家每試高等食下士之禄而特以司成薦早策對天安門遞為擁臯比而服介幘遷轉槐廳者越二十年乃所至慷慨落筆成文章而尤傾情于小品昔所稱長篇固自佳

短篇尤超然者非耶庾肩吾箋奏數行過于駢麗而眉山雜文即又不能無坦率之誚能緣情體物不事轆轤而句鎪字剔仍渢渢若御風行則雖托園數畝地而謂就之有千巖萬壑之勝誰曰不然

孫天驤試文題詞

天子以大賚選天下士貢公車門孫子天驤考仁和第一領選將由長安出其所試文以質于人予讀而善之夫以天驤少知名曾作五經七藝補博士弟子隨試高

等食下士之禄其席先世御史臺後嗣龍山十洲諸公之業猶惟日不足則亦何有于是選而正不然者天驥孝于親友于兄弟其惇誠慈愨篤于同師同序而見信于比長閭尹之良者下里而澆澆矣朝廷重實學六德之獎必先行之京師首善之地而天驥得遊其間吾知見其人者即未見其文猶且起而模楷之況見其文也與

江園二子詩集題詞

自春秋詩亡而雅頌已衰洎陳靈而變風息然尚有賦比興可尋求也故離騷賦也而近于比子虛比也而近于賦枚叔之發東方之答賦也而雜出于比興故都尉辛苦之作婕妤哀怨之音莫不原本風騷感歸六義彼搖蕩性情形諸舞歌指事造形窮神寫物非因情喻志無以見端寓言書思何以竟體故夫鍾嶸之品初古猶曰建安以後元嘉以前弘斯三義酌而用之使專用比興患在意深但用賦體患在意浮而殷璠之選近今亦

曰自大同至于天寶理則不足言嘗有餘都無比興但貴輕艷蓋比興賦者意之所生而理之所立也意生則文明理立則調起庸音雜體棄于高聽挈鉼膚受終渉平流良繇情文散煩六義未舉故曰賦比興者風詩之則也江園二子以終賈之年賦班揚之質經緯文質遺思粹雅前古迄今各擅標勝譬之歌者依永而就班舞者循聲而蹈節爾乃託言體物比晰連類玄覽者無直情耽思者無傾訊抱景光而彈寂懷聲響而招鮮嘉會

等諸南皮懷人傻于栗里望遠擬霜閨之作將離賦槼臣之辭流連世故朔客吹哀感慨亂亡衰伶淚盡已足比蹤楚謡接跡夏咏斯誠感寄之殊軌興觀之能事矣夫江園者二子之所居也二子言同簋簠行並車轍友朋之樂渝溢伯仲其髙言嘆興懷憤所至亦或應如拾芥契于合竹故其所著言偶爾鱗輯已若二龍蜿蜒于雲間雙珠隱約于合浦吾言雖輕定亦不謬若夫纔能定辭遽許入輿我睹淪平彼觀謦策揮萬有為已麗置

六義於未服竊資遺沫轉相矜詡口衆我寡孰能莫之記室所謂膏腴子弟淄澠並泛殷璠所謂勢要賄賂輕薄相取此固品目所羞稱掄錄所不道也

黃皆令越游草題詞

吳門黃皆令以女士來明湖有年既而入越有越游詩其外人楊子云皆令渡江時西陵雨來沙流溫汾頎之不見斜領乃踟躕于驛亭之間書奩繡帙半棄之傍舍中當斯時雖欲效扶風槖筆撰述東征不可得矣迨入

越而舉止稍定始慨然懷悲去故就新喟情自違酌酒弛念於是有遣懷諸詩顧唱𨡒贈答十八九也予曰予鄉閭秀梅市其最也以客居之美千里比肩迭相賡颺此甚盛事當別錄梅市倡和為一集而存其所餘乃為斯卷夫越游者游越者也越多名山水雲門若耶以皆令當之應必有異乃用貧流離不得已而寄跡于書畫之間既已善疾藥鐺㶉然滅良諷也益復為名家閨闥譚讌廢日鄉使皆令居明湖有年往來吳越不以委璞

攖其心得怡情物感放志玄覽嗟乎其所撰述吾安知永初之有七非黃氏賦矣

續本事詩題詞

自祈招止王左丘誌始墓門員子屈氏更端于是韓嬰有記實之文劉向得徵情之序此即後人本事之所自昉矣顧漢魏以來代有蹤蹟而旁引曲述迄無成本都尉錄別附見史文郡掾贈言彰于詩品晉樂載桃葉之詞吳調列明君之曲從未有彙所見聞裒為一集如唐

盂啟所傳者盖唐人為詩猶近風諷有其言在此而意在彼者有題鮮緣情而文實多寄旨者自非晰所從來用為標識則綠珠之篇無與左司息嬀之吟但詠楚事幾何不倫于白華之疑采唐之訟也夫切類指事所以附理起物擬議所以植情故詩為樂體事為詩志無疾而呻吟聽者謂其不能吟無指而怨刺識者謂其非所刺盖物觸者理通而事形者志起也特錄事之文藏于篇什本始遺軼徒具諷嘆而近且大雅不作載述未聞

吳江徐子電發因有續本事詩之選所以備輯題序嬈
諸記事予惟是近代以來時移物更景與會遷其間閱
歷遭逢感慨都有南皮酣飲不廢盤桓西塞流離自傷
羇紲王粲起登樓之製陳琳成記室之言塞姑昨日都
護難歸驛騎明朝逐臣將去然且世際因革遇有興喪
就其上聲言聞變調豈無帆開牛渚歌用莎持人在彭
城道逢播掿絕弦聲苦猶懷五日當年破鑑光分虛過
上元子夜又况才人淪落意氣慷慨高逸未就怨憤斯

作汾陰無西顧之悲明河增北門之誚簾前燭影歲月依然北闕書成故人休上天下有事故流易坐丁憂嘆如今日者即微斯編亦必以為序傳之當興向嬰可與嗣矣

刻姜左翊文稿題詞

夫絶節高唱凡耳勿悲端綺芳華庸目勿善哲者隱心于鉤曲愚者飾情于曈曨譬之仰翔禽于千仞緒晰毫芒俯泳鱗于三涔坐遺洵沫端木得其平林顏氏遊其

深谷所繇來矣然而恥志瘁深漸臻娛樂抱景者拊形而嬉懷響者循聲而逝始躑躅于樊墻終翱翔于寥廓桃花既盡忽睹桑麻蓮葉乍舒遂通箭栝鑿龍門于天上開鳥道于雲間使夫耳目攸窮心神欲絶匠氏運斤而不知屠者藏刀而若失過行雲之譎詭宛御風而逍遥此雖窮年皓首竭智殫精揚雲思絶于攡玄周子韻成而戴白猶然七襄未報于牽牛五蔡難調于乘馬左翊以絶代之才為遺時之製左圓右方不煩餘指中紺

外素罔襲前衆啟巴蜀于行間汎蓬萊于紙上峙東頭之屋比跡士龍押西京之書追蹤司馬枚皐辭賦並古為雄叔寶風流于今不墜黃絹勒曹娥之字朱花開江令之辭故偶然而掣筆亦飄飄以成文斯固謝家之鳳羽王氏之龍驤也自耻學殘況當才盡已興減于南皮復心慙乎北海竽笙濫耳驚聞嶰谷之吹絺綌為膚羞睹錦江之濯爾乃妄希珠玉漫倚薰葭乍捧新編頓生夙感猶夫魯門禖縣聽鐘鼓而悲摧洛水魴鱮藉風雲

以起勢得毋拜手于鄉嫘遊神于板桐者乎

阿蓮瓊枝集題詞

乃若蘋生調緩不如折楊苓落聲亡原非續竹因之房中起送遠之音封內識歸來之怨雖南朝學士禖稱曼辭洛陽宮人蹋歌新體猶且普通變聲于五引海山壇調于八闋則亦風會之攸趨淫靡之漸逮矣夫翰林憶秦司馬思汴六季餘也故主呈詩相公遺曲三唐軼也洎乎大晟增諸宮而體弛政和翻新譜而節變溯其沿

草厥有升降夫諷嘆所及限于宮調歌詠既成辨在絃筦曩者漢宮近調編諸府丞秦樓舊詞填之河卒故柳綿以婢嚮增哀松菊唯童歌是樂自夫順郎失葉底之傳樂世亡桂株之唱江南花落不復遊君塞下霜繁徒憐送客然而舍伊羊之可叶藉句字以爭新偶然抒感自具章繩几屬推懷豈無填綴且夫按節調宮疏絲滌筦樂人之成也究體崇庫觀風正變學士之功也當其美人既往荔草興思孝子將歸稷苗生感鬱孤臺下多

江流不盡之悲長樂宮前作春去人間之痛亦復有情誰能自遣爾乃按崇庳以定體依正變以成聲假玉樹之哀情傳金荃之靡韵晴郊挾殘酒用斥酸詞太液有翻波袪其險字摩訶鶩綴水之風沙際重回潮之夢豈無瓊樓玉宇感諸内庭桂子秋香懷來異地則大身嘶大阮誰得當徵雲佳婿之稱爾過渚尼何必減花影郎中之譽

陸藎思新曲題詞

夫新聲乍起僅有黄華餘慛未亡始歌白紵故議郎存協律之思主簿起定情之則三洲將變阿子空聞一曲相迎就姑無恙此非情有固然誰能思而不已間嘗誦南粤之新語想雲間之麗材東吳名勝首指横雲入洛風流羣推如海是以甘泉未賦絲竹誦成梁甫長吟分桃念少抱臨卭之瑰質懐沅浦之離憂雖聞歌輒喚王子堪憐顧曲多情周郎自妙然尚以巴東之激訐為濫耳江南之調弄為變聲内人舁出不復霓裳弟子部中

誰工阿鵲因復寄指尋橦編情舞柘夫擣麋香減紀摩支之散辭折竹音傳倣紇那之閑韻秦川一半獨想夫憐江上三臺總言客到自古聲律攸通原闗至性謳唫相嬗雅稱才子故魚家舊譜訾其點拍纔成都子新歌每道典刑猶在況五言一遍調韻頗遒幾疊六么管絃斯急其中因草屢殊短長互掩乃以我眇思細繙宮徵豈獨龜年新樂傳李白之宮詞何勘舊人誦王維之絶句而已

姜肩吾倣金元樂府題詞

且夫大晟既變遂肇昇平爨舞相仍比之歆段此雖科泥拽棒別有當家然而按徵調宮總歸作者故樂府繼康衢之遥葉兒為梨園之散摸魚戀蝶爰作俑聲白馬王雎爭先創體若夫解元失絃鞉之譜花郎亡板畓之傳大都甌海尚多戾辭宣城臨川豈無劣調姜子肩吾思緩聲之當續假麗唱以相宣鬱輪袍不作縱耻王維醉蓬萊未傳亦懷柳七顧乃聽風聽水識所由來序散

序中詳其沿草長卿多别製都是高文奉倩有深懷原非妄想傚感甄之能賦幾慕宓之可詒熊湘張樂將寄洞庭青草之思帝渚吹笙願發澧浦紅蘭之詠遂使空舲峽内兩度聞歌嶽麓山前一時詭語夫羇臣善謳引唱巴人明審聲矣嫠婦沉冤急呼都護揚妙節矣惟公瑾之諒曲多方故李煜之製樂有本肩吾辨定鍾律别有成書籚嘶宫調盡破習論解趙人之牛鐸以諧鍾取蜀中之魚桐而擊鼓宜其尋聲按節窮極微渺況乎學

滿辭山才通曲海邉城畫李益之詩宫掖繡元稹之句機邉紅錦久藉鮫人酒肆烏衣已隨龍女則其高唐薦枕何必假房中太傅之名玉笥為歌誰得進曲子相公之目固已駢星渚之幽懽攬妃巖而咸媾矣

題端

為吳君卿楨合諸君集滕王閣賦詠題端

若夫登臨抽好古之思羇旅發將歸之什則黄陵峽下極望生哀白岸亭邉詠歌自好況南州高士已詣陳蕃

北去孝廉徃留陶尉此豈猶六軍駐節偶賦層樓九日開筵故誇勝會宜其俯章江而懷愁感滕王而興嘆

為諸君秋日登北山懷友寄荅題端

乃時當九秋集兹多士登臨騁望觸撓增懷淮南慕類援叢樹以淹留江畔懷人把芳椒而太息劉遺遝白社當時傳雲霱三章戺璩去西園何處見月明千里

為張驃騎君朔游贈復題端

一江新雨時懷淥波南浦之詞萬里長征遂有吳馬北

風之詠夫丁年作別半在干戈馬上相逢難憑紙筆在昔河橋日暮故人各執策以贈言只今塞北春還游子復聞笳而流涕則夫射上林之雁應有書來啼白下之烏寧無腸斷

為商景嶶閨秀詩題端景嶶字嗣音商太宰季女徐大司馬次君咸清配也

是以纂繡床之五采著處能文掃黛梳之餘青晝來成字才名踰謝女不羨因風柳絮之辭夫壻是劉臻自傳

元日椒花之賦

西河集卷五十九